

楔子 來自星河的高調王子

天空中劃過一道青色流光，接著漫天青色流光四溢，漆黑的夜空彷彿被一道閃電劈開，接著嘩啦啦下起大雨。

看似不尋常的金色光芒在外人眼裡就像一道閃電，殊不知，藉由濃濃的夜色與陰暗的雲朵掩映下，一臺小型不起眼的橢圓形機器在空中轉了幾圈，就像遊樂場的旋轉咖啡杯，轉得令人眼花撩亂。

機器一口氣墜落某座山頂，殘留在天空的那抹青色線條很快的消失在雨夜中。

飛行機器呈現四十五度角栽入土壤，只留有三分之二在外，栽入土壤裡的前艙冒出些許白煙。

身材高大，穿著異於地球人類衣服的紫髮男子勾起唇角，輕輕推開了艙門，映入眼簾的是一片漆黑，隱約可見遠處的山脈彷彿與夜幕融為一起。

對於視力很好的紫髮男子來說，連面前的山路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他攤開手掌接了幾滴雨水放入口中，旋即皺了皺眉頭，說出極差的評語，「比起我們的母國，還差得遠。」

「……阿墨，我頭好暈，扶我一把嘛。」

綁著一束馬尾的棕髮男子臉色鐵青地依靠著艙門，手壓著額頭、以駝背難看的姿勢站著。他朝紫髮男子伸出一手，嘴裡喊著：「阿墨、阿墨……我看不清楚你，你在哪兒？」

可是紫髮男子並沒有理睬他，逕自打開定位座標：

星河 1 號

船員名稱：星河組織

星球座標：地球（—TW 東經 120 度 58 分 55 秒，北緯 23 度 58 分 25 秒—）

登陸時間：2015.9.10/210038

確定完降落地點，紫髮男子轉身對歪斜站在艙門的人發號施令，「透過地球的網路去查一下 V 市的確切座標，降落的地方沒有很準確。」

棕髮男子依然瞇眼左右張望，顯然暈船的情況很嚴重，他夜視能力沒有紫髮男子好，在這樣的情況下，無法透過眼睛鎖定對話之人。

紫髮男子唇邊的笑容更顯眼，手指輕輕一抖，一團橘紅色火花冒出指尖。火花照亮了他那張臉，在陰暗寂靜的環境中，增添一股陰森的氣息。

「再不去，我就把你拉出來淋雨，別浪費時間，我想趕快完成任務！」

棕髮男子渾身打個激靈，拖著暈眩發軟的雙腿奔進飛行器內。「馬、馬上去！嗚嗚，阿墨超壞，居然這樣嚇人！」

「麻煩死了，那老頭為了找歐霏狄絲的後代，竟讓我大老遠跑來落後的地方！」

掌心一握，指尖的火花瞬間熄滅，紫髮男子不滿嘟囔，想起離開提特星球前，父親提到的線索。

根據父親十八年前收到來自「老朋友」的信件地址，他們決定從 V 市循線找起，而且既然這位老朋友是歐霏狄絲種族，後代必定也擁有歐霏狄絲特有的玫瑰金色頭髮和藍眸這兩樣外貌特徵，在沒有更多的線索下，這是唯一的方法。

若不是厄勒克特星那些人近日行動頻繁，狼子野心想抓到歐霏狄絲，父親也不會急著要他來查找。

「如何？座標找到了嗎？！」他揚聲催促。

「好啦好啦，阿墨，找到V市正確坐標了！」

聽見飛船內傳來的聲音，紫髮男子轉身回到星河1號內。

第一章 濕臨絕種的歐霏狄絲

烈日當空，一滴滴的汗水從額頭滑落臉頰，明亮的陽光照耀在少女的臉上，綁著包包頭的蘇凌拿出衛生紙抹額頭，又當著教官正在司令臺上訓話時，摠著嘴巴用力打個大哈欠。

眼角餘光瞥見好友正拿出手機滑呀滑，蘇凌提肘頂了對方的腰側一下，「林瀅，手機收起來啦。」

「偷看一下我的新歡嘛。小凌，妳快去看那部『你，來自火星』的戲劇啦！男主角超超超溫柔、超超超帥，會抱女主角在天空飛耶。」

「……是挺好看，不過世界上哪有那麼帥的外星人。」

蘇凌雖然嘴巴上這樣說，但這幾天一直聽林瀅掛在嘴邊，自己也好奇跑去看了一集，的確是很有吸引力的戲劇，害她也忍不住被劇中的男主角吸引。

「我相信有的！」陶醉在自己夢幻世界的林瀅激動地抓住蘇凌的肩膀。

蘇凌噗嗤一笑，扭頭看向司令臺的方向，目光不由一愣。

一片乾淨白色的地板浮現一塊漆黑的洞口，黑洞直徑達三十公分，遠遠地看並不大，裡面會出現什麼，她也不知道。

一隻蒼白的手緩緩從地面伸出來，無聲無息搭在教官的腳踝上。

蘇凌低下頭，用力閉上眼深呼吸，引起林瀅的關注。

「小凌，妳怎麼了？」

「啊？沒、沒事，被太陽曬得頭有些暈。」為了不讓人瞧見自己的古怪，蘇凌故作若無其事。

「哦哦，就是嘛，傘蜥蜴教官不知道還要講多久，我都快熱到蒸發了！」

林瀅此話一出，周圍的同學忍不住低聲笑起來，就連蘇凌緊繃的神經也因為林瀅的話放鬆。

再次望向司令臺，那隻手縮回逐漸消失的黑洞，而教官也訓話完畢，晨會終於結束。

蘇凌和林瀅結束晨會直奔廁所，林瀅因為早餐吃太多鬧肚子疼，進去十分鐘都還沒出來。

「小凌，我肚子痛，會蹲久一點，妳要不要先回教室？」

「沒關係，第一節是自習，老師會比較晚到。」

蘇凌低著頭，用清水洗掉臉上的汗水，抽幾張衛生紙擦乾臉，再次抬起頭時，透過鏡子看見站在自己身後粉色裝扮的女孩。

她被突然站在身後的小女娃嚇了一跳，倒抽一口氣。

「小凌，怎麼了嗎？我剛好像聽到什麼聲音。」

「沒有啊，妳聽錯了。」蘇凌故作鎮定，假裝沒有看見女孩，繼續待在廁所等同學。

不到幾分鐘，女孩緩緩走出廁所，消失無影無蹤，然後陸陸續續有幾隻奇怪的生物經過廁所。

蘇凌覺得納悶且煩躁極了。

今天學校為什麼那麼多奇怪的生物，以前一天大概只會看見一兩隻，怎麼一個早上就看見那麼多隻？

其實她也不敢肯定自己看得到別的空間的生物是否就是陰陽眼，不過活了十八年，各種奇形怪狀的生物都曾看過，那表示她本身應該擁有奇怪的能力吧？

打從有記憶起，她就時常被這些奇怪的生物嚇到，剛開始她以為大家都看得到，卻沒想到看得見這些古怪生物的只有她自己一人。

因為這個原因，小時候常被同學欺負，後來她學會隱藏祕密，沒讓別人知道她看得到另一個空間的生物。

儘管有時候不自然的行為仍會被同學發現，但直至今日，她已多少學會面對這些生物不驚慌失措的態度了，畢竟除了看得到另一個空間的生物外，她也沒再發現自己身上還有其他異於常人的地方——

雖然曾有幾次遇上具有攻擊性的妖怪，當時她害怕地蜷縮在角落，看見妖怪朝自己撲來，下意識的用手想擋，卻只聽見妖怪大聲哀嚎後便消失得無影無蹤。

明明沒有做出任何防衛舉動，那些妖怪究竟去哪了？而那些奇怪的生物究竟從何而來？

噹噹噹——上課鐘聲打斷了她的思緒。

一群學生背著書包匆匆忙忙的在走廊上奔跑，每天都有許多學生姍姍來遲，總等打上課鈴才衝進教室。

「呀啊，快遲到了！」幾名女學生慌慌張張衝向教室，絲毫沒注意到錢包掉在地上。

「唉，同學，妳的錢包掉了！」

蘇凌撿起錢包，朝那位同學喊了喊，可對方完全沒聽見，一頭衝向樓梯口，不得已，她向林瀅丟下一句話追了上去。

「林瀅，我去追一下掉錢包的同學，等等回來找妳。」

「嗯嗯，快去吧。」

蘇凌追在那群同學的後面，從二樓爬到六樓，終於找到遺失錢包的失主。

她抹抹臉，拖著兩條無力的腿，慢慢往回走。一下子爬太多層樓梯，現在實在沒有力氣再跑了。

「……」

突然間，後方響起一陣奇怪的聲音，蘇凌雙腳頓住，一動也不動地站在通往頂樓的樓梯口處，雙眼盯著頂樓的鐵門。

應該是聽錯了，蘇凌想了想，調頭準備回教室。

「……嘶。」

又一陣古怪的聲音從門後傳來，這一次蘇凌沒有幻聽，真實聽見很輕很輕的吐舌聲。

「嘶嘶……」

校園內有蛇出沒？不對啊，距離這麼遠，按理說應該聽不到蛇的吐信聲，為什麼她還聽得到？

該不會是……蘇凌有種不妙的感覺，也許聲音只有她自己聽得到，就跟看得到類似鬼魂的生物道理一樣。

抑或者不是那些奇怪的異空間生物？蘇凌想了想，決定去頂樓瞧瞧究竟那裡有什麼。

校園頂樓通常不會上鎖，有時候中午用餐時間，同學會跑到頂樓用餐，吹吹涼風和聊天，或是蹺課的學生會跑來這裡睡覺。

沒有再響起奇怪的蛇叫聲，蘇凌慢慢推開門，小心翼翼的探出一顆頭，接著才跨進去。

這時，放在口袋裡的手機響起，她很快的接起，「喂？」

「小凌，我上完了，超超超舒服啦！妳人在哪？」

電話另一端傳來林瀅滿足的聲音，蘇凌忍不住笑了。

「嗯，我要回去了。」

蘇凌沒有把自己人在頂樓的事向林瀅報備，一來她怕真的是異空間的生物，若是有攻擊力導致林瀅受傷，她會很愧疚的；二來，她巡了一圈沒有發現奇怪的東西便準備要回教室了。

「唔啊！」

林瀅叫了聲，接著只聞三聲咚咚咚，蘇凌愣一下，喂了好幾聲都沒有聽見林瀅的回應，不由有些緊張。

「林瀅、林瀅？說話啊！」

該不會發生什麼事情？！

蘇凌轉身拔腿朝二樓奔去，消失已久的生物叫聲在這一刻從欄杆傳來。

「……嘶。」

蘇凌渾身一抖，轉頭看向聲音源頭，目光接觸到攀爬在鐵網上的大妖怪時怔住了。這是她第一次見到那麼大隻的妖怪，以往見過的妖怪體型偏小，她通常都視而不見，如今這隻妖怪和以前的妖怪完全不同，那雙蛇眼陰森森的盯著她，難以言喻的危險氣息讓她繃緊神經。

蛇妖張口露出兩顆毒牙，稍稍挪動了龐大的身軀，而長長的尾巴順勢攀在鐵網架上，蘇凌這才看清楚蛇妖完整的身軀。

長長尾巴的尖端處長了一團很奇怪的雞蛋型器官，長達一公尺的尾巴此時捲著一個穿制服的女孩。

「林瀅！」

怎麼辦？蘇凌自知沒有能力處理，原本想裝做沒看到，但如今那隻妖怪挾持的是她的好朋友，即使很危險，她也不能坐視不管！

林瀅已經陷入昏迷，身上沒有明顯的傷口，可是不知道還有沒有呼吸。

龐然大物的強大力氣將鐵網硬生生扭斷了一小截，彎曲而不規則的鐵絲網隨著蛇尾的揮動朝蘇凌迎面而來，她狼狽閃躲，身上留下不少傷痕，漂亮的制服有幾處撕裂，一條條的血順著膝蓋流下。

蛇妖嗅到了美味的血味，那蛇信子似乎開心的快速動幾下，接著把捲在尾巴上的生物很隨興的往旁邊一拋。

「不行！」

擔心林瀅的情緒在這一刻被內心的恐懼覆蓋，蘇凌想都沒想便衝過去接住林瀅下墜的身子，然後往角落較不會被波及到的地方推去。

蛇妖吐了吐信子，動了動疑似萎縮且小小的翅膀，往前撲向近在咫尺的蘇凌，蛇尾如閃電般纏住她的雙腿，再迅速綑上了腰部，她整個人瞬間騰空。

「呀啊！」

腦袋邊就是那巨大的蛇頭，蘇凌害怕地看著捲住自己的蛇妖不停吐出腥紅色的蛇信子，一股難聞的腥臭味撲鼻而來。

「……嘶。」

怎、怎麼辦？她不想在這邊被吃掉！

黏膩噁心的蛇信子緩緩爬上蘇凌流血的膝蓋，她感覺傷口處血流得更兇了，渾身打顫，腦袋一片空白，只知道不想死，萬一蛇妖把自己吃掉後，會不會再吃掉林瀅？

雙手因內心的恐慌用力握緊，一陣刺痛伴隨著濕意令她愣住。

啊，她想起來了，剛才在地上順手撿來的鐵絲網也許能傷害這隻蛇妖。

但是小小的鐵絲網能傷害多少……不試試怎會知道！

下定決心，蘇凌不假思索把鐵絲網用力插入蛇妖的尾巴，在牠粗粗的尾巴留下坑坑洞洞的傷口，可是蛇妖似乎不痛不癢，只是張口叫了幾聲，更用力掐住她脆弱的肉體。

「呀啊啊啊！」蘇凌忍痛，不甘心的又攻擊尾巴尖端長得很像雞蛋形狀的器官。

「……嘶嗚！」

這一回，蛇妖有反應了，牠用力把蘇凌甩出去，先是重重撞上鐵絲架，接著彈到地上，接踵而來的痛讓她很想就此躺在地上不要起來，可是林瀅還在這裡，她們必須趁蛇妖疼痛的時候趕緊離開。

於是蘇凌咬緊牙關爬起來，衝向林瀅——

此時她的雙腿卻被一條粗壯的尾巴再次纏繞住，連拖帶拉的往後扯，小腿骨傳來一陣斷裂的椎心劇痛，她突地瞪大眼睛，臉色慘白。

蛇妖因為蘇凌的舉動而被澈底激怒，血盆大口猛地一張就想咬斷蘇凌的身子，可是她連一絲站起來的力氣都沒有。

血盆大口急速逼近，臨近死亡的恐懼令她抱頭閉眼，等待劇痛到來。

突然，只覺得整個天地劇烈一震，四周的空氣變動，彷彿有炸彈引爆般發出轟然巨響，一股冷熱交雜的氣息湧上門面，她感覺到自己的耳骨好像有股力量撕扯

著，背脊骨似乎有東西鑽動。

纏繞雙腿的重量突然消失，蛇妖呼出的腥味迅速在空氣中散開來，蘇凌有那麼一瞬間心跳是停止的。

她緩緩地睜開眼，盯著頭頂那片明亮的湛藍色天空，炙熱的陽光直射而下。

……她還活著嗎？

她抬起手，動作僵硬的摸上自己的臉頰，又摸著胸口，感受那一下又一下平穩的律動……嗯？心跳似乎快了點。

蛇妖呢？

她環顧四周，明明體積有一臺汽車那麼大的蛇妖居然平空消失了！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她的思緒有點茫然。

啊，糟糕，林瀅！

蘇凌打起精神，暫時不去思考蛇妖為何會消失。她從地上爬起來，卻突然頓住，一動也不動地看著雙腿和垂落雙肩的玫瑰金色長髮……

「這是怎麼回事？！」

她捏捏原本被蛇妖絞斷的小腿，理論上該要很痛的，可是現在一點痛覺都沒有，整隻腳完好如初，就像未受傷似的。

還有，頭髮顏色怎麼搞的，她原本是黑髮啊！

蘇凌驚愕地抓著自己的頭髮不知道該怎麼辦，低頭瞧了瞧全身上下每個部位，手指捏上耳朵時也嚇了一跳。

耳朵不知何時變得有些尖和長，雖然現在手邊沒有鏡子，不過靠撫摸輪廓好像很像精靈的耳朵！

嗚，怎麼會這樣？這不是她！

蘇凌腦袋一片空白，只知道不能讓林瀅看見，因為連她自己也不知道如何解釋！

蘇凌轉身朝昏迷中的林瀅走過去，小心的攬起對方離開頂樓。

現在這副模樣沒有辦法親自送林瀅到保健室，她仔細想了想，決定在樓梯口把林瀅放下，讓經過的人看見，幸好林瀅只是昏過去而已，呼吸依然規律正常。

蘇凌放下林瀅後衝到比較少人經過的廁所，對著鏡子目瞪口呆——

鏡中少女的濃密睫毛下有雙湖水藍的眼瞳，生動得彷彿有清水在流動，飄逸的玫瑰金頭髮凌亂散肩，明明臉蛋長得一樣，可是髮色和瞳色的改變，使得渾身散發出來的氣質變得大不相同。

蘇凌歪頭苦笑一下，這副模樣不能回去上課啊！

今天早上班上同學見過她黑髮黑眼的模樣，總不能過一節課就說她去染頭髮了吧？

這種鬼話誰相信啊！

現在第一節課快結束了，一下課會有學生湧進廁所。蘇凌離開廁所，朝校園最隱密、鮮少人經過的地方走去，再想到適當方法前，她不能出現在眾人面前。

一路來到校園後方的植物園裡，蘇凌鬱悶的坐在涼椅上，雙手托著下巴幽幽嘆氣，捏著一縷髮絲甩呀甩。

突然一陣搔癢的感覺爬上手臂，她困惑的低頭一看，嚇得用力拍掉匍匐在上的蜘蛛。

「呀啊！」

這、這什麼啦！眼前的蜘蛛不像一般尋常可見的種類，而是變形的蜘蛛，色澤鮮艷，頂著一塊堅硬的殼，那雙眼睛緊緊盯著她，就像在看美味的佳餚。

「什麼鬼啊？！」蘇凌嚥了嚥口水，下意識的調頭就跑。

討厭，一隻蛇妖還不夠，現在還來一隻小型的蜘蛛妖！

氣喘吁吁地跑到目前沒有學生上課的露天游泳池，蘇凌轉頭望了望，發現蜘蛛妖沒有追上來，暗暗鬆了口氣，坐在池邊休息。

她曲起雙腿，下巴枕著膝蓋，絞盡腦汁拚命思考，「一定有什麼方法可以變回原來的模樣，全都是遇上蛇妖開始改變的！在我閉上眼的那幾秒，究竟發生什麼事了？」

正專注思考的蘇凌沒有注意到被甩掉的蜘蛛妖正慢慢靠近，吐出一條又一條的蜘蛛絲，將獵物困在精心布局的蛛網下。

「唔？」直到蘇凌覺得手臂有些癢，發現身上黏滿灰白色的蜘蛛絲時已經太遲了，蜘蛛絲牢牢纏繞著手臂及腰部，讓她動彈不得。

「可惡！」她驚慌失措地用手扯著蜘蛛絲，卻怎麼也扯不斷，反而越扯越多，最後連脖子都被一團蜘蛛絲纏繞住，她整個人被黏在一張巨大的蜘蛛網上。

蘇凌死死盯著那隻離自己不遠，正快速爬過來想要掠食的蜘蛛妖，拚命掙扎。「呀啊！」

就在這時，蜘蛛妖的周圍浮現銀色線條，線條四邊環繞的黑色向著中心點蔓延開來，就在那一片黑色即將吞沒那妖怪的身軀時，一道金色光芒快狠準劈下，斷裂的若干隻腳不斷的在地上跳動。

蘇凌瞪大眼看著駭人的畫面，一切來得太快，還沒分清楚黑色空間、銀色線條、金色光芒究竟是怎麼一回事，蜘蛛妖便遭人斷了性命。

咚——

一名金色翅膀的男子筆直地降落在蜘蛛妖屍體的旁邊，蘇凌的目光從那雙黑色戰鬥靴緩緩上移。

對方身上穿著一件銀白色的長版外套，特別的是裡面的立領白衣，衣上繡有古樸花紋，領子為淺綠色，使得脖子上的太陽紋徽項鍊很顯眼，下身則是一條淡色系的褲子。

最後是那張深邃而立體分明的五官，狹長的丹鳳眼，很挺的鼻梁，是一張很漂亮的臉，額頭繫著一條黑色綁帶，搭配俐落的紫色短髮，可是不知怎的，蘇凌總覺得他比人類多了幾分脫離世俗的美麗，令她不由臉紅。

蘇凌近乎瞠目結舌的傻傻盯著對方，一時之間竟說不出半句話。

「原來妳在這裡，居然弱到被區區一隻低等外星生物欺負，真沒用！」

神祕男子的站姿散發出有教養的皇家氣質風範，可是說出來的話完全對女性沒有一丁點禮貌。

啥？蘇凌很詫異看似優雅高貴的男人居然說出這種話。

咚、咚——

緊接著，又兩名服裝奇怪的男人降落在地，分別收起白色翅膀和粉色翅膀。

白色翅膀的男子穿著一套古樸風格的白衣、外面套上紅色螺旋花紋的背心，下半身是條七分長略微寬鬆的深藍色褲子，棕色頭髮繫起短馬尾，稍微有點嬰兒肥的模樣看起來就像國中生的年紀。

「這裡空氣真糟糕。」他身上飄著一股混著各種花香的香水味，嫌棄地在空氣中揮了幾下。

蘇凌發現他的右手背刻有一枚木紋圖騰，由六根細短的樹枝尖頭成放射狀圍繞出一個圓形。

「嗨，妳好。」馬尾男子原本笑著的臉看見蘇凌被蜘蛛網纏住而皺緊眉頭，紫色眼睛露出一抹憐憫之色。「呃，妳看起來好糟糕。」

「哇靠，搞什麼啊，這女孩和蜘蛛網打滾過嗎？」

而另外一名留有一頭龐克風紅銅髮的男子說話同時，不動聲色地看著異生物腦袋內的一顆小拇指般的核心，一腳用力踩爛，只看了她一眼便把視線轉開。

這人穿著更奇怪，上半身套上一件短版黃色背心，露出刻有火焰紋徽的結實腹部，下半身穿著一條類似褲裙的及膝褲子。

「……」這是什麼情況？為何服裝一個比一個來得奇怪？

「是啊，這副模樣糟糕到了極點，把自己搞得灰頭土臉。」紫髮男子笑著撇撇嘴。灰頭土臉是她愛的嗎？到這地步，蘇凌忍無可忍的吼道：「沒人叫你看啊！」

從剛剛開始，這群怪胎就當著她的面對自己品頭論足，也不知道是不是好人，雖然現在沒有攻擊她，誰知道他們突然來這裡有什麼陰謀。

聽見少女的怒吼，紫髮男子面向她，俯下臉，紅潤的雙唇抵住她的耳窩，猶如清泉般悅耳的嗓音劃進她的心湖，「妳膽子挺大的嘛，敢這樣對本王子撒野的妳是第一個哦，剛才怎沒見妳對異生物大吼大叫？」

「我、我……」蘇凌的臉又不爭氣紅了。

「形象已經夠糟糕了，小心一點，不要咬到舌頭。」紫髮男子轉頭對紅銅髮男子吩咐，「布里，先把她身上的蜘蛛絲燒光。」

被喚作布里的男子咬著吸管，伸長手臂朝蘇凌揮去，一抹細長的火焰線彷彿有生命的捲住蜘蛛網。

空氣剎那間變得有些熱，一開始她害怕會燒到她，沒想到這些火焰沿著蜘蛛網行走，不到一秒鐘已經清光所有蜘蛛絲。

蘇凌扭動僵硬的四肢，低聲向臭著一張臉的布里道謝，「謝謝。」

儘管這群人很討厭，但受人幫忙就該道謝。

紫髮男子扣住她的下巴，琥珀金色的雙眸緊緊盯著蘇凌，另一手則溫柔地把玩玫瑰金髮絲，嘴裡喃喃著她聽不懂的話，「這特徵果然是……」

「你們到底是誰？」面對他近距離的觸碰，蘇凌本能的想後退，卻又被抓回他身前。

三名男子互相對看一眼，最後由紫髮男子開口說道：「我們是亞羅多羅星系，提特星球的人，我是鐸斯塔夏皇族的大王子——歐律墨。」說完，他朝另外兩名夥伴使個「該你們介紹」的眼色。

「我是槐里米昂家族的尼維。」馬尾男子笑咪咪的向她打招呼。

「布里，燭羅家族。」相比之下，布里更簡潔有力。

「所、所、所以你們是外星人？！」

「以你們地球的角度來看，可以這麼說。」

「……」媽啊，看見外星人了！蘇凌圓瞪著眼，心中愕然無語，她相信有外星人的存在，可是不相信會遇到那麼像人類的外星人啊！

她得逃！小時候看多外星人抓地球人去研究的電影，蘇凌膽怯地想轉身逃跑，卻被歐律墨一把拎住領子提回來。

「想去哪？」

「放、放開我啦！你、你、你們來這裡做什麼？我只是平凡的人類！」

「我是奉我父親提特王的命令來尋回歐霏狄絲種族的後代子孫，我們找到了，就是妳！」

「誒？我？」這傢伙在說什麼東東……

歐律墨皺眉思忖幾秒，決定趕快用最簡單的方式讓她了解，「聽著，現在我慢慢解釋前因後果，中途不要打岔，話我只解釋一次，不要浪費我們的時間，知道嗎？」亞羅多羅星系距離太陽系有很長一段距離，在那個星系，古老的歐霏狄絲種族擁有一種能夠創造異空間的特異功能，能把任何生物困在黑色空間，給予致命的一擊，也可開啟連結在各個平行世界的空間，這樣強大的能力讓他們迅速稱霸，卻也因此招來禍害。

經過了七千多年，歐霏狄絲種族人數銳減，瀕臨絕種，但直至今日，他們強大的能力依然是很多人想爭奪的對象。

同星系的厄勒克特星球女王也想拉攏歐霏狄絲，藉由歐霏狄絲壯大實力，之前在地球發現過歐霏狄絲施展的空間能量後，便派出族人進行調查。

而另一邊他們提特星球也察覺到這一點，因此立刻派人來地球尋找歐霏狄絲的後代，以保護對方的安危，最好還能藉此訓練歐霏狄絲的空間能力，最後帶回提特星球。

而被派來地球的，就是自己這倒楣鬼！

聽完歐律墨的解釋，蘇凌呈現目瞪口呆的狀態，「你們從哪裡確定我就是歐霏狄絲的後代？」單憑他一句話就認定也太過牽強了。

她根本無法相信在地球土生土長的自己居然會是外星人！

「從妳釋放出來的兩次空間轉術能量判斷，還有妳的髮色、眼睛和耳朵，全都是歐霏狄絲種族的特徵。」

歐律墨的手一一滑過柔軟的玫瑰金色髮絲、水藍色的眼睛、尖而小巧的耳朵。他忽然想起歐霏狄絲獨特的特性，瞇眼輕笑的捏住了她的耳朵。

瞬間一股酥麻感湧上全身，蘇凌彷彿力氣盡失，本能的雙腿一軟。

為什麼他一捏住她的耳朵，身體就變得那麼敏感？蘇凌感到陌生且惶恐。

「第一次見面就對我行大禮呀？」歐律墨騰出一手，扣住蘇凌的胳膊往上提，卻沒放過她的尖耳。

「放手！」蘇凌臉紅耳赤地抓住歐律墨的手，雙手隱隱顫抖，這男人真惡劣！尼維見她似乎很難受，趕緊上前抓下歐律墨的手，「阿墨，不要捉弄她啦，歐霏狄絲的耳朵很敏感你又不是不知道。」

「呵呵，試試看坊間傳聞是不是真的，她的反應真有趣。」蘇凌向後退，兩手摀住自己的耳朵，又羞又怒的瞪向歐律墨，「我什麼時候釋放空間能量了？」

「我們就是因為感受到頂樓那波能量才從遠處趕來這間學校，之後妳面對異生物時又釋放了一次，才確切找到妳。」

順著歐律墨指的方向望去，蘇凌頓時懂了。

難不成那隻蛇妖是因為她無意間釋放的空間能量而消失的嗎？還有剛才面對蜘蛛妖時，她有看見黑色空間浮現，後來因為這群人出現，蜘蛛妖也死了。

「如果沒有能量爆發出來，你們豈不是大海撈針嗎？」

「不會，父親有給我們線索，就是妳手上戴的銀色手環，這只手環是我父親很久以前打造的，上面有提特王族的太陽圖騰，當年送了一只給那位友人。」

歐律墨拉起少女的手，隨著他的動作，銀亮精緻的手環也輕微晃動著。

蘇凌腦袋一團亂，「等等，我還是不懂空間能量究竟是什麼？而我是因為歐霏狄絲的血統才看得見異空間嗎？」

不想待在這裡曬太陽的布里語氣不耐地催促，「歐霏狄絲會使用空間轉術當然看得見異空間，等妳學會使用空間轉術就知道了，現在問題一堆又沒用，快跟我們走了啦！」

「走去哪？」蘇凌聞言繃緊神經，警惕的看著三人。

尼維和藹可親的笑著解釋，釋出善意，「我們沒有惡意的，因為妳就是我們要找的歐霏狄絲後代，相信妳也知道剛才的情況，我們得保護妳，所以妳必須跟我們走。」

歐律墨走上前拽住蘇凌的胳膊，「這裡等等不知道會不會有學生過來，先回我們的基地，再去找進駐在地球的提特星人。」輕輕鬆鬆就找到歐霏狄絲，他的心情挺愉快的。

「我不要！」她怎麼可能隨便就和認識不到半天的人離開，這群人根本鴨霸！歐律墨原本愉悅的表情瞬間凝滯，稍稍用點力把她拉到身前，「妳只有兩個選擇，第一，跟我走；第二，跟他們走。」

蘇凌呆了呆，立即大喊，「你當我白癡啊，這兩個選項都是跟你們走！」

一抹輕笑倏地浮現在歐律墨勾起的唇角，方才臉上那一絲警告彷彿是假象，「我以為妳挺笨的，沒想到反應挺快，沒中陷阱，好了，別浪費時間。」

他直接了當的牽制住她的手臂，一對金色翅膀從背後展開來，然而蘇凌掙扎得更厲害了，兩人最後在泳池邊推擠抗拒。

「不要，放手！我不想跟你們走！」

「阿墨、阿墨！不如我們先回去，讓她好好靜下心想一想……」一旁的尼維想介入兩人之間做協調，卻不知道該從哪裡進入，還險些被那兩人波及到。

布里把尼維抓到身後，「香水男，那女孩再怎麼掙扎都沒用，根本以卵擊石，阿墨會搞定的，你不要插手。」

此時歐律墨的右臉頰被蘇凌配戴在左手的銀色手環狠狠撞了一下。

從小到大從沒有人敢這樣對他，剛才對上異生物時看她弱弱的，沒想到竟然有那麼大的力氣。

雙方推擠之間，蘇凌腳下一滑，感覺到身體的重心向後仰去。

「呀啊！」

「妳——」歐律墨本能地抓住她的手，也跟著跌進游泳池裡。

轉瞬之間，近乎一半的身軀跌進泳池裡，然後被人從水裡撈起來，湧進大量水的鼻腔難受又痛苦，蘇凌整張臉皺成一塊。

她邊咳著，發現四周的景色變得怪怪的，低頭看向下面，尼維和布里正在地面瞠目結舌地看向天空，臉上有少許的紅暈。

嗯？天空！

「呀啊！」蘇凌這才意識到自己懸浮在天空，嚇得兩手攀住同樣一身濕答答的歐律墨脖子。

「阿墨呀啊啊！她、她的裙底下曝光了！」

「喂，你們妨礙風化啊！還不快下來！」

底下兩人此話一出，蘇凌整個人都傻了，慌張地把濕答答的裙子往下拉，掩蓋住自己的臀部，而歐律墨似乎也感到不好意思，換了個公主抱的方式，稍微用手臂遮住少女重要的部位。

尷尬的氣氛蔓延在兩人之間，歐律墨僵住臉。

「……妳的腦袋有裝在身上嗎？膽子很大嘛，居然敢拖我下水。」

「對、對不起，誒，不是，明明就是你……」蘇凌突然默不作聲，一雙大眼直勾勾盯著歐律墨。

那時候明明就是他主動抓住她想拉回去，可是遲了一步，終究還是掉入游泳池裡。至少在這方面，他人並沒有很差勁，懂得要救人。

「怎麼不說話？嘴巴不是很利嗎？」歐律墨搗動翅膀緩緩飛下去，感受到她的緊張，放在她大腿與腰上的雙手稍微收緊幾分。

蘇凌身軀一震，咦？他摸哪啦！

「你管我想不想說話，快把我放下去！」臉紅的蘇凌朝他投去一眼，撞見他也正看著自己。

她害羞地垂下視線。

在歐律墨雙腳接觸地表的瞬間，蘇凌立即從他懷抱裡跳出，認真地說：「總之，我不會和你們走的！」說完，她轉身就想離開。

「為什麼？總要給我個原因。」歐律墨抓住她的手拉回身前。

蘇凌沒說話。

「幹麼不回答我？沒聽到本王子在問妳話嗎？」歐律墨俯身湊近她，「不說不放妳走。」看似輕柔的聲音透露不容她拒絕的強硬語調。

蘇凌微微偏了偏臉，耳朵的熱氣令她臉不禁又紅了。

看來必須給他個理由才願意放人，她深呼吸，斜眼看向他，「就因為我討厭空間轉術，這個答案你滿意嗎？」

直視少女那雙琥珀金色的眼眸怔了怔，也順勢鬆了手，任由少女離開游泳池。

尼維望著逐漸消失的少女背影。「阿墨，不如我們先觀察吧，布里，你也是這樣認為的吧？」

「不然呢？這麼難搞的傢伙只能慢慢來了。」

「尼維，你留下來監視這女孩，布里，你跟我去找駐地球的代表。」

第二章 與外星人的同居生活

「妳這個孩子太可怕了，怪物！」

「表面上裝得很乖巧，竟然背地裡欺負我兒子！」

「滾、滾出這個家，我們不要妳！」

嫌惡的話語充斥在蘇凌的耳膜，右半邊臉的紅色掌印傳來火辣辣的疼痛，她無力反擊，只能把所有的傷痛和淚水默默嚥回肚子。

一隻手抓住她的頭髮，瘦小的身子硬是被拖行了一段距離，手掌及雙腿都破皮流血了。

「我、我不是怪物……不要趕我走，拜託……」

但不論她如何哀求，對方仍是毫無憐惜的將她趕出去。

她放聲尖叫，瞬間從可怕的夢中驚醒，「不要！」

「呼……是夢，呼呼……這些都過去了，沒什麼大不了，今天會比昨天更美好的，加油，蘇凌！」

她深呼吸，嘗試著放鬆緊繃的身體，平復情緒後，下床走進浴室刷牙洗臉。

蘇凌看見鏡中的自己被嚇了一跳，彷彿靈的尖耳恢復原來的模樣，一雙水藍色的眼眸還原為黑色瞳孔，而幾撮玫瑰金髮絲混在黑髮之間不太顯眼。

昨天請假沒去上課，原本想今天上學時胡謅說去染髮，幸好恢復原狀不用再瞎掰請假理由。

沒想到經過一夜居然恢復八成了，這究竟是什麼原理啊？

蘇凌想也想不通，匆匆忙忙地換上制服下去吃早飯。

來到一樓，黑髮男人正在餐桌前忙東忙西。

蘇凌湊上前打招呼，「樺哥，早安，今天小菜好多種，好香呀！」

穿著粉色圍裙的蘇樺兩手端著稀飯，看見蘇凌一臉貪吃樣不由笑了笑，「早安，凌凌方便幫我把碗筷拿出來嗎？」

「當然沒問題！」

她放下書包走進廚房拿碗筷，卻一時手滑讓碗從手中掉出去——

一隻修長的手敏捷的接住下墜的玻璃碗，蘇凌轉頭看向來人，對方同樣穿著十分

違和的粉色圍裙，身高比蘇樺還要高上許多，冷峻的五官若不說話，看起來十分冷漠無情。

不過只有和他熟識的蘇凌知道，年齡比她大兩歲的安莫儘管內斂、不常說話，實際上是人很好又貼心的男生。

蘇凌心有餘悸地拍拍胸脯，「呼，謝謝你啊，小莫，我剛剛心跳差點停止！」

「凌凌，我來就好。」凝視著蘇凌的孔雀綠雙眸泛著淡淡的笑意，安莫接過三副碗筷。

「謝謝，啊，小莫，我幫你重新綁頭髮。」蘇凌發現他繫在後腦杓的髮圈鬆脫，主動幫忙綁髮。

「我送你的髮帶你還在用，都快斷掉了，下次再送你一條。」

看著他一頭及肩的翠綠色頭髮，蘇凌不由想起認識他時發生的事情，那時候還以為染綠毛的安莫是小混混，實際上只是他的打扮較超出常人能接受的時髦而已。她用著不拉扯髮絲的輕柔力道抓住安莫的髮尾，近距離的接觸使逐漸加快的心跳大力敲擊著他的胸口，冷峻的臉龐霎時浮現罕見的紅暈。

「吃飯嘍！」在飯廳的蘇樺大聲喊了喊。

「馬上來！」蘇凌和安莫一前一後離開廚房，她站在餐桌邊，說：「今天的分量好多，剩下的你要當中餐繼續吃嗎？」

「呃……等等有人要來一起用餐，到時再介紹他們給妳認識。」

蘇樺說得很模糊，表情沒有很自然，專心盛稀飯的蘇凌沒有發現，心裡想或許是蘇樺的朋友。

「樺哥，那個……」她放下筷子，「我有個不請之求，希望這個月的房租可以晚三天付，上個月因為考試打工請太多假，不夠付房租，對不起！我拿到薪水會馬上付清的！」

「沒關係，凌凌是學生就要認真讀書，如果打工太累也可以來我這裡工讀呀。」溫柔斯文的蘇樺不但沒有生氣，反而摸摸她的頭，讓蘇凌心中一陣激動，不顧嘴裡還有菜，直接大剌剌擁住對方，「嗚嗚，樺哥，你人真好，認識你是我最幸運的一件事！真的很謝謝一年前你願意讓我入住。」說著，轉身擁住坐在身邊的綠髮青年，「還有安莫，謝謝你這段期間把我當家人一樣的照顧！」

安莫就這麼被她唐突的舉動嗆了口水，白潤乾淨的臉龐隱隱浮現紅暈。

整棟樓都是蘇樺的房子，在一年前，蘇樺把房間進行改造租給學區附近的學生，蘇凌也是其中一位房客，後來因為學生太過吵雜，引起附近居民的抗議，最後蘇樺不再租給學生居住，只有蘇凌因在居住期間行為舉止乖巧懂事，直到今日依然住在這裡。

和樂融融的氣氛在下一秒消失殆盡，一道似曾相似的男性嗓音打斷融洽的氣氛，

「沒有等本王子到就自行用餐了，真是失禮呀。又見面了，蘇凌。」

蘇凌僵住身子，瞪大眼看向站在門口的紫髮男子——歐律墨，還有他身後的尼維及布里，「你們怎麼追到這裡來了？」

蘇樺稍稍變了臉色，可惜注意力在歐律墨等人身上的蘇凌沒有發現。

「也不算追到這裡，原本是來找蘇樺討間暫時居住的房間，沒想到妳也住這裡。」昨天晚上歐律墨來到蘇樺的公寓後，發現歐霏狄絲的後代也住在這裡，一問之下才知道蘇凌的身分和背景。

「……難道這些人就是樺哥說要介紹給我認識的人？」蘇凌抓了抓頭髮，樺哥怎麼會認識外星人？

蘇樺欲言又止，考慮到蘇凌上課時間，出聲趕人，「沒錯。凌凌，妳先去學校上課，下課後我們再談，好嗎？」

這瞬間，她覺得下課後會得知一件很驚人的事情，儘管很想盡快了解蘇樺和歐律墨的關係，但時間不早了，必須趕緊去學校。

一整天，歐律墨都待在校園頂樓暗中觀察和保護蘇凌，邊透過地球網路搜尋相關知識，邊思考該如何讓蘇凌接受訓練。

「阿墨、阿墨，你有什麼打算？」尼維趴在歐律墨的身邊，右手托著下巴，百般無聊的晃晃屁股。

「還能怎樣，老頭說找到人要負責教導她的空間轉術應用，然後帶她回提特星球。」

「嗯，也是，提特王要求的是想辦法讓蘇凌靈活使用空間能力。可是她滿排斥我們的耶，我看連指導都不用，被她白眼比較快。」

想到昨天被她拒絕的事情，歐律墨很不悅。「那女孩真夠笨，明明很弱，有能力卻不善加利用，老頭說要尋找歐霏狄絲的後代實在多此一舉，都消失那麼久了，找回來又能幹麼？何況現在提特星球是鐸斯塔夏皇族的天下，歐霏狄絲想樹立權威恐怕有困難。」若不是老頭的命令，他才懶得理她。

「喂，你們。」拍動粉色翅膀的布里俯衝直下，用力踹了尼維的屁股，「不要顧著聊天，學校下課了。」

尼維吃痛地大叫，可憐兮兮的找別人討拍，「很痛耶！阿墨，你看他啦，老是欺負我！」

「你不是有絕招？」歐律墨睜了尼維一眼。

尼維眼睛一亮，碎碎念了幾句，「啊！對吼，用力捏他的尾巴！」

布里一聽臉色大變，單臂扣住尼維的脖子，一手很迅速的從尼維口袋偷走一瓶香水，「放馬過來啊！香水男，我的尾巴現在是收起來的狀態，我看你要怎麼抓我尾巴。」

「阿墨，布里超過分，搶走我的香水！」

「收回話我就把香水還你，否則我就把香水通通砸爛！」

「大笨狼，你敢威脅我？！」

歐律墨見兩人開始鬥嘴，起身張開翅膀飛下樓。「你們吵完了就直接回蘇樺家，我去找蘇凌。」

尼維和布里鬥嘴不是一兩天了，他不擔心兩人會吵到失和。

傍晚放學時間，V校的學生陸續湧出校園。歐律墨在上空盤旋一會兒，終於

在蘇樺家反方向的街道發現蘇凌的蹤跡。

「凌凌，妳一個人想去哪？」

高大的身影隨著話音落下直落地面，一對金色翅膀也收了起來。

蘇凌緊張地左右張望，歐律墨這樣大剌剌出現，被人看見該怎解釋？

「放心，周圍沒有人。」如果有人，他不會明目張膽使用翅膀。

蘇凌輕嗯了聲，越過他繼續往前走，「你幹麼一直跟著我？先說好，樺哥允許你們住在家裡，不代表我接受你們，還有，未經同意不要擅自叫我凌凌，自來熟這套我不買帳！」

她不討厭歐律墨等人，可是要她馬上接受外星人的身分太強人所難了，這十八年來，她明明是以人類的身分生活呀！

何況還要跟他們回提特星球，這更是天方夜譚，地球有她的好同學、好朋友，這裡就是她的家，從來沒有想過要離開。

所以，該用什麼心態面對歐律墨，她還沒想出個所以然來。

而這一切都是源自於空間轉術能力，如果沒有它，現在的她是個很平凡的高中生，小時候也不會被寄養家庭拋棄。

「昨天就說過了，我們得保護妳。妳看妳昨天那副德性，沒有我們妳早就變成外星生物的排泄物了。」歐律墨大步一跨追了上去。

他的話戳中蘇凌的軟肋。是沒錯，如果不是他們，她早就變渣渣了，而自身奇怪的空間能力也不知道是否能在危機時刻順利保護自己。

可是那又怎樣，她的生活因為空間能力而悽慘無比，現在還要因為異空間生物和厄勒克特星人而變得與眾不同嗎？

蘇凌腦袋很混亂，還沒有辦法接受現在的狀況，很多資訊都是一知半解。

「你知道異空間的生物究竟怎麼回事嗎？」

「那是因為最近地球的磁場產生季節性的環境變動，異空間生物透過暫時性連結空間誤闖地球，不過那種生物很容易打倒，比較難處理的是厄勒克特星人，他們比異空間生物還難纏。」

「怎麼說？厄勒克特星人和提特星人一樣嗎？和你們一樣會飛？長得一模一樣？住在同一個星球？」

昨天歐律墨給的資訊太簡略了。蘇凌手忙腳亂的比畫幾下，她的印象還停留在小時候看外星人電影的想像。

聽她的描述，歐律墨大概知道她的意思，這兩天搜尋過很多關於地球的相關資訊，也知道很多人類認為外星人就是長得矮矮、腦袋和眼睛又大又凸、奇形怪狀的生物。

「我們不是長那麼醜的外星人！厄勒克特人和提特人的長相當然一樣，居住在同個星系，但不同星球。」他的語氣說到這兒轉為嚴肅，「自古以來，提特人和厄勒克特人屬於競爭關係，他們是從武的種族，若得到妳的能力，恐怕會破壞亞羅多羅的平衡，所以我們才會急著找妳。」

蘇凌沉默了半晌，「你們也想要歐霏狄絲能力？」聽他的口氣，歐霏狄絲在亞羅

多羅星系真的很強，所以引來各方之爭。

這回換歐律墨不語了，過了幾秒才說：「我想老頭……不是，是我父親提特王想把歐霏狄絲納入保護的一分子，印象中，父親和歐霏狄絲家族的人關係不錯。」蘇凌想起昨天歐律墨有提到銀色手環有提特王族的太陽圖騰，而且還是贈送給拋棄她的父親，「那你知道關於我父母親的任何事嗎？」

「我只知道妳父親和我父親感情不錯，此外就沒別的了。」老頭也沒對這方面的事情提到太多。

「好吧。」蘇凌不由嘆了口氣，因為沒有關於父母親的消息而沮喪。

「知道目前的處境，就乖乖接受我們的指導，我們雖然說會保護妳，但沒法當二十四小時的保母，無時無刻守在妳身邊。」

「呃……我還需要再想想。」他解釋了那麼多，蘇凌依然拒絕。

歐律墨突然停下，扣住她的雙肩，抬起她的下巴，「為什麼？是不相信我們？憑妳現在這種爛程度，我只要動用五元素能力妳就一命嗚呼了，若要害妳，昨天在游泳池妳早就死了。妳這樣很不識好歹，空有能力不用，別人想擁有卻不可得。」他低沉的聲音透出鄙夷。

蘇凌因他這句話激起內心的傷痛，可是她不但沒有隱藏，反而很果決坦然地講出來，「是啊，我不識好歹，我連生我的父母是否健在都不知道，留下一只手環就不見蹤影……這種能力我寧願不要，都是它害我被寄養家庭趕出來，從小就沒有人敢領養我，在學校也被同學排擠！」

歐律墨沒有說話，若有所思，任由蘇凌繼續說下去。

「假如我接受訓練，我能利用空間轉術做什麼？和你們回提特星球？這裡是我的家，我想留在這裡，從出生開始我就是土生土長的地球人！」

昨天晚上聽蘇樺的說明後，歐律墨才知道蘇凌是孤兒，現在大概知道為什麼她要拒絕空間轉術了。

歐律墨彎起唇角，嘲諷般地笑了一下，意味深長地盯著她，「那麼，妳就牢牢記著這話，希望妳不會後悔。」

蘇凌因為他嘴角那抹笑容登時停下腳步，總覺得他在等著看笑話……他表面上沒有說出來，可內心十分不認同她的話吧。

走在前方的歐律墨半側過身，「不走嗎？妳要去哪裡？」

蘇凌無奈嘆口氣，沒有明白回答要去哪。就算她說破嘴不想讓人保護，他還是會跟著的。

歐律墨跟著蘇凌來到一座種滿花草的小庭園，園內有很多遊樂設施，溜滑梯、獨立的沙地，和一棟年代有些久遠的房子靜靜佇立，斑駁的外牆留下深淺不一的歲月痕跡。

「這是我小時候住的育幼院，你在這裡等我一下。」

一到門口，歐律墨看見蘇凌蹦蹦跳跳地跑進育幼院，推開大門，「陳院長，我是蘇凌。」

「啊，院長暫時外出囉。」坐在櫃臺的工作人員笑著打招呼。

「那麻煩妳幫忙轉告院長，今天我同學給我好多零食，太多我吃不完，分一些給孩子吃吧。」蘇凌把學校帶回來的一袋袋餅乾交給工作人員後，回到育幼院外找歐律墨。

他人呢？

廣場上沒有歐律墨的身影，蘇凌繞了育幼院一圈，終於在小庭園看見他依靠牆壁、雙手環胸地站著。

隨著接近庭園，裡面傳來小孩子哭泣的聲音。

「嗚……嗚……」小孩子的哭泣聲迴盪在寧靜的庭園中，悲傷的哭泣伴隨著另一位小男孩譏諷的笑聲。

「你媽媽不會來接你啦！人死了怎麼可能復活，你爸爸在騙你！」

「嗚……我不相信，走開！」

「哈哈哈，羞羞臉，哭著找死掉的媽媽！」

蘇凌走近一看，是一名年約七歲的小男孩坐在草皮上哭泣。即使其他小孩繼續罵出多麼慘忍的言語，他始終倔強地咬住下唇，搖頭不願相信。

兩個欺負他的男孩很惡劣的用腳猛踹，在他身上、臉龐、脖子留下深淺不一的傷痕與瘀青。

面對似曾相似的狀況，蘇凌神色複雜地握緊雙手，剛要邁步介入那群孩子間時，歐律墨攔住了她。

「等等，妳要做什麼？」

蘇凌不禁質疑，「幫忙啊，你沒看到那個小男孩被欺負成這樣嗎？歐律墨，你在這裡看多久了？」

「不用幫吧，這是小孩子之間常有的事情，適者生存，不適者淘汰，如果妳從中介入，讓小男孩養成總會有人來拯救的心態，他以後會更慘的。」歐律墨平淡的口吻，就像在敘述無關緊要的事情。

「什麼？！」第一次聽見這種理論的蘇凌難掩驚愕之色。

「而且，我聽蘇樺說……妳以前也被欺負過吧？」

「那不能相提並論……」

蘇凌欲解釋的同時，成堆的花盆之中有一隻體型肥胖、頭顱長滿尖銳鉤釘刺的外星生物暗藏在後面伺機而動。

不好，那群小孩子！

與此同時，歐律墨也注意到外星生物暗藏在後，兇惡的獸眼緊緊盯著那群孩子，可惜孩子們完全沒有發現自己陷入危險。

歐律墨瞇起眼，張開的雙手隱約有金光浮動，目光直勾勾盯著外星生物，「凌凌，妳退到我後面，我先解決那隻外星生物——」

話還來不及說完，便見外星生物衝向孩子們。這一瞬間，蘇凌也跟著拔腿衝上前，擋在孩子們面前。

「小心！」

蘇凌抱住三個男孩，愚蠢的想要用肉身抵擋外星生物的攻擊。而她也沒有想到，

憑本能的行動會讓自己陷入危險。

「凌凌！」

小孩子驚悚的尖叫聲幾乎要穿透她的耳膜，連歐律墨驚惶的呼喊也壓過，完全聽不見。

突然間，四周湧起刺骨的寒風，她感覺自己的身軀彷彿結冰，寒氣迅速鑽進衣內擴散至全身上下。

抬起頭，她詫異看著自己的雙手布滿透明冰晶的碎屑，潮濕而寒冷的空氣鑽進鼻腔，痛苦得難受。

發生什麼事情了？

周圍的景色變得很奇怪，樹葉、地表閃著亮晶晶的光輝，仔細一看，是凝結的碎冰。

不解的眼神轉向站在自己身後的歐律墨。只見他身前有一塊凝結的冰塊，被凍住的居然是想要攻擊他們的外星生物！

結凍的外星生物面目猙獰，如銅鈴般大的獸瞳彷彿死不瞑目，伸長的利爪透露出飢渴的殺戮慾望，想撕碎人類不堪一擊的肉體。

然而，這一切在下一秒化作塵埃，飄散在空氣中，不留痕跡。

「歐、歐律墨？」

這一刻，蘇凌覺得他猶如天神降臨在自己面前，厚實筆挺的身形充滿安全感，替自己解除一場危機。

孩子們受到極大的驚嚇暫時昏了過去，蘇凌將他們平放，然後端詳著心情看起來不太好的歐律墨。

他轉頭，有如寒冰的雙瞳藏著很深很深的情緒，讓她愣了一下。

「不自量力的笨蛋，一人保護三個，妳以為自己是萬能的嗎？不會使用空間轉術的妳沒資格拯救別人！救這些壞孩子有什麼用？活了，讓他們繼續欺負這個男孩子，豈不是讓這個男孩子有痛苦的記憶，等他長大後，他會比現在更加痛苦和憎恨，還不如就讓外星生物吃掉！」

「我……」

蘇凌張了張口，試圖開口說話，歐律墨卻沒給她機會，逕自說下去。

「妳知不知道……快樂的回憶很容易製造，但痛苦的記憶卻很難抹去，曾經經歷過的，疙瘩會永遠烙印在心中。」

聽著他這些彷彿經歷過的言論，蘇凌呆若木雞，久久不能言語，最後只是蹙眉不語，若有所思的盯著他。

他現在是在教訓她嗎？

貿然行動的確是她的錯，但她無法認同歐律墨的想法，「我小時候的確也被別的孩子欺負過，但我不會把怨恨、憂鬱帶到明天。雖然偶爾會作噩夢，可是醒來看見早晨的太陽，我知道新的一天開始了，要更加開心過日子。」

她傻笑的抓抓頭髮，「而且我覺得我現在過得很好呀，有像家人一樣的樺哥和小莫陪伴，還有好同學可以一起討論有趣的事情，這樣就足夠了，才不像你說的長

大後會很痛苦和悲傷。」

歐律墨微微瞪大眼睛，像看異類般盯著臉上流露出幸福微笑的蘇凌，試圖找出她說謊的證據。

蘇凌略微側頭，那雙漆黑的眼眸直勾勾盯著歐律墨，彷彿看穿他深沉的內心，「歐律墨，你也有不想想起來的痛苦記憶嗎？感覺你在說這些話時，表情很悲傷。」被人戳中了心事，歐律墨表情變得有點古怪，倉皇地別過臉，抿直的唇線顯露出他不想接話。

蘇凌看他的表情就知道自己說對了，不過，他不想說就算了。

眼角餘光掃過歐律墨的耳垂和脖子有條細小的血痕。蘇凌從口袋拿出一片藥用型的創可貼，「你受傷了耶，等我一下！」

「……妳做什麼？」

歐律墨見她很快地拿出一片不知道是什麼用途的長方形貼布，然後踮起腳尖、抓住他的領子，把那塊長方形貼布貼到他脖子上。

「啊，討厭，只剩下一塊創可貼，回家再幫你處理耳朵上的傷口吧。」

經過她這麼一提，歐律墨後知後覺的摸了摸耳垂上的小傷口，再次放下時，已經看不見傷口，連同血痕也不見了。

「……你、你的傷口不見了，怎麼用的？」

哇塞！蘇凌看得目瞪口呆，一把捏住他的耳朵左瞧右瞧。

「用復原術。」歐律墨指著脖子那塊創可貼，「這是處理傷口的貼布吧？應該是用在妳自己身上。」他指了指她臉頰的血痕。

「我自己都沒注意到，哈哈，回家再處理！」蘇凌無所謂的聳聳肩，「而且你脖子的傷口比我的還大，當然要先用在你身上。」

歐律墨擰起眉頭，「妳是笨蛋嗎？不會復原術幹麼把貼布浪費在我身上，我不需要這些東西，反正很快就能用復原術治癒。」

蘇凌卻不這麼認為，「話不能這樣說，歐律墨，很謝謝你救了我……雖然你不需要創可貼，但是我覺得這不是浪費在你身上，這是你為了我這個冒失鬼受傷的證明。」

「妳不是冒失鬼，是沒大腦。」

蘇凌這個笨蛋，自己都照顧不好了，還想照顧別人！歐律墨抿了抿唇，盯著她臉頰上的血痕幾秒後說：「過來。」

他將蘇凌拽來面前，探出冰冷的指腹貼住傷口。

「等等，你做……」還想再說什麼，蘇凌看見他專注而認真的神情，不由訥訥的閉上嘴。

她臉頰的熱度和他冰冷的手指形成兩種鮮明的對比，很快的，刺痛的感覺慢慢消失。

「好了，傷口修復完畢，下次別再像笨蛋一樣亂衝出去。」

蘇凌摸摸沒有一絲傷痕的臉頰，「真的好神奇！歐律墨，謝謝你。不過你也不要因為有復原術就覺得無所謂，流血受傷都會痛的，也要想想同伴會擔心嘛，你說

是吧？」

「咗，只有妳才會有這種天真的想法。」

歐律墨彆扭地低喃一句，心中卻覺得暖暖的，這是除了星河組織那群朋友外，第一次被認識不久的人給予關心。

撞見蘇凌一臉「你說什麼」的表情，他旋即笑了笑，打趣般說道：「覺得抱歉就接受訓練。」

「怎麼又提這件事情……對了，這些孩子怎麼看得到外星生物？」明明之前都沒人能看見。

「也許是妳抱著他們的時候，下意識發動了一點點能力，受到妳的影響才暫時看得見。」

「原來是這樣。」蘇凌點點頭。「時間也不早了，把孩子送回育幼院我們就回去吧。」說著就要去抱小孩。

歐律墨握住準備離開的少女手腕，往自己懷中拉。

「蘇樺在等妳，我們直接用飛的，至於那三個小孩只是昏迷沒有大礙，過段時間找不到人，育幼院自然會來尋。」

說著，他張開金色翅膀，單手摟住蘇凌的腰間，不等她回應便直接衝向高空。

寂靜的夜幕之下，城市陷入了一片安靜，居民正在家中休息。

遠方深山處吹來的山風，為寂靜的山林增添陰森與死亡的危險氣息。倏地，一抹紅色身影急速地在空中盤旋，接著朝地面飛馳而來，降落之際，巨大的紅色翅膀颶起一陣強風，吹得樹梢沙沙作響。

此時，緊追在後的紫髮男子掠過樹林的上方，隱身於一棵茂密的大樹枝椏間，盯著樹幹一動也不動。

「尼維，八點鐘方向有發現蹤跡嗎？」

「沒有。阿墨，厄勒克特星人真的出現在這裡嗎？」

這是提特星人特有的加密音語，以大腦精神力發散出去，即可不藉由通訊設備和他人連繫。

「目前無法肯定，不過最近V市的失蹤和死亡人數有點多，雖然地球磁場環境轉變，有一部分的原因是異空間生物帶來的危害，但光看人類屍體無法分辨是哪方所為。」歐律墨傾身靠近，高深莫測地盯著遠方山巔的方向，「布里呢？」

「沒有，不過倒發現一具人類屍體，死亡時間是晚上九點鐘左右。」

歐律墨沉默半晌，張開金色翅膀飛上天空，「嗯，今晚先撤退，我讓戚域監視這座後山。」

一路順暢的飛回蘇樺的房子，歐律墨降落窗臺，收起翅膀直接推開門。他脫掉襯衫，從衣櫃抓了幾件衣服推開自己房間的門，卻被坐在客廳打盹的少女嚇了一跳。「凌凌，都半夜一點了，妳那麼晚還沒睡在做什麼？」

「樺哥和小莫剛才出門去封印異空間了。」

幾天前聽蘇樺和安莫詳細解釋過後，她才知道同住一個屋簷下的兩人居然也是提

特星球的人，真是既震驚又不知道該說什麼。

蘇樺的祖先來自亞羅多羅星系，祖先曾與歐霏狄絲家族結合，為歐霏狄絲家族旁系親戚。

後來蘇家祖先不想讓擁有空間轉術能力的子孫成為厄勒克特星人的聯姻對象，於是包袱款款來到地球扎根生活，成為守護V市的空間轉術師。

兩年前，在蘇樺的爺爺過世後，蘇樺成為蘇家第八十一代繼承人，接下家族封印異空間的使命，將透過異空間來到地球的外星生物送回原來的地方。

至於安莫屬於靈獸一族，自古以來都為提特星人的寵物，但蘇樺從不把靈獸當寵物對待，反倒視為得力的幫手。

真沒想到她和外星人一起住了一年啊，怪不得偶爾會發現蘇樺和安莫兩人半夜才回家，原來是外出封印異空間。

也許是因為已經知道有提特星人，接受蘇樺和安莫也是外星人的身分倒是很容易，只是很不習慣一直以來都當作家人看待的他們也是外星人。

可是公布真正身分後，蘇樺和安莫依然待她很好，就和以前一樣，如同家人一般

.....

管他們是不是外星人，是她的家人就好！

「他們封印異空間關你什麼事情，反正你只是個空有力量沒有實力的女孩，逃避空間轉術能力，寧願當個縮頭烏龜也不願意讓自己變得更強，只會一味待在家裡窮擔心，我說你不如早點睡，別給我們添麻煩。」

一隻手搭上她的肩膀，身子往前傾，歐律墨諷刺的聲音漸漸增大，在她耳邊刺激著。

「不要動不動就嗆我，沒看到我現在心情很糟糕嗎？」蘇凌氣惱地轉頭，這才發現歐律墨打著赤膊，身上只穿著一條褲子，旋即害臊地別過臉。「咳，你剛跑出去嗎？頭髮上黏了一片葉子啦！」

「唔，哦。」歐律墨甩了甩紫髮，那片葉子依然黏在髮上。

蘇凌看不下去，取走黏在他頭頂的葉子，然後又恢復原動作抱著膝蓋。

「前天樺哥封印空間受傷了，不管他們是不是提特星人，我都一樣會擔心家人的安危啊！」

「所以我就說——」

歐律墨撇唇，正要開口用同樣的話嗆人，腦海突地劃過尼維焦急的嗓音——

「阿墨，安莫重傷，蘇樺傷勢較不嚴重！現在我和布里要送他們回去，治療的部分要麻煩你協助了，我已經先替他們止血。」

「發生什麼事情？」他用音語傳達訊息。

「我們剛才飛過一棟房的頂樓，蘇樺和安莫陷入苦戰，是隻很大的外星生物，被我和布里打回空間了。」

「馬上回來。」

「歐律墨，你話幹麼說一半？」蘇凌的手在他面前晃了晃，「你還好嗎？臉色怎麼那麼嚴肅？」

突然，歐律墨拽住她的手腕，「我再認真問你一次，你不想利用空間轉術保護重要的人？」

「什麼？」

「你不是說訓練空間轉術不知道做什麼嗎？它可以保護重要的人，包括蘇樺和安莫，這兩人對你來說很重要吧？否則你不會因為擔心他們的安危坐在這裡苦等。」

「嗯啊，為什麼突然這樣問？」蘇凌摸不著頭緒，他沒頭沒腦的問這些問題做什麼。

歐律墨還來不及回答，玄關驟然響起開門的聲音，緊接著是重物落地的兩聲巨響。蘇凌立刻跑向玄關，頓時被眼前的畫面驚得駭然。

只見兩個男人滿身是血，就像剛從血池中爬出來的血鬼，衣服破破爛爛，染滿黑綠色與鮮紅色的血液。

蘇樺時常配戴的眼鏡碎裂，支架扭曲地掛在耳朵，而他拚死命攏住的男性身軀更是可怕，右肩至左胸口不曉得被什麼利爪劃傷，深可見骨。

至於站在後方的布里和尼維全身染滿他們的血，狼狽地踏進客廳。

看見蘇凌，蘇樺明白終於回到一個可以信任且安全的地方，鬆了口氣，再也沒有力氣扶著已陷入昏迷的綠髮男人。

撲通一聲，安莫直直墜倒在地，一動也不動。

「樺哥……小莫……」這一瞬，聲音彷彿被施了法，蘇凌渾身顫抖，說不出完整的句子。「發生什麼事情？小莫為什麼會變成這樣？」

蘇樺倒在地上，痛苦得呻吟著，「我們遇上了一大群的外星生物……」

蘇凌的心瞬間沉到谷底，神情絕望而悲傷。她抱著幾乎沒有氣息的身體哭喊，「不可能！小莫、小莫，快醒一醒！」

「這次是成群結隊的外星生物，讓開讓開，別擋著！」布里蹲下身，將兩個大男人拖進室內。

尼維抬頭看向歐律墨，他早在音語裡和歐律墨談過聯合使用療癒術的事了。

豈料，本該協助的歐律墨卻冷著張臉，用著高傲睥睨的眼神看著蘇凌，「成群的外星生物本來就難處理，何況蘇樺的能力並非由純歐霏狄絲直系血統傳承下來，又經過這麼多代的遺傳，整體能力本就比你這個擁有純正血統的弱很多，更別說安莫只是隻靈獸，即便強但能以一擋十嗎？我早說過了，你不要後悔。」

「阿墨，你……」尼維簡直看傻了眼，這和音語裡談到的完全不同啊！而且蘇凌都那麼難過了，這時候還事不關己說這些冷血的話，不像歐律墨的作風。

蘇凌跌坐在地，抱頭大哭，臉上混合著安莫流出來的血液和自己的眼淚，絕望的表情令人心生不捨。

不知想火上加油還是想讓蘇凌整個人崩潰，布里抓起她的衣襟，「哭什麼？你沒資格哭！空有強大能力卻不善加利用，無關緊要的你現在還沒認清現實嗎？」

「喂，布里，你說得太過分了啦！」尼維用力把布里扯離蘇凌身邊。

「拜託，請救救小莫和樺哥！」蘇凌仰起臉，堅定而大聲地喊道。

那表情……分明是已經下定決心的神色。

沉默注視蘇凌好一會兒的歐律墨擠開她，「讓開吧，救人要緊。」

蘇凌踉踉蹌蹌地被趕到一邊，心裡很不安，可是現在除了讓歐律墨幫忙沒有別的法子。

歐律墨探了探安莫的鼻息，確定仍有一息尚存，然後要尼維脫掉安莫的上衣。

「我？」

尼維訝異地拔高音量，他都背渾身是血的人回來了，阿墨還想怎樣啊！明明知道他有潔癖，喜歡香的東西，不喜歡噁心的味道，還讓他徒手……

「你覺得我在說笑嗎？」歐律墨沉下臉色，用尼維很少見到的冷厲眼神瞪了他一眼。

算了算了，現在人命關天，尼維暫時拋棄心中的排斥，迅速將安莫的衣服脫下，與歐律墨一起將手掌貼在血淋淋的傷口，施展星能力。

短暫的十分鐘之間，誰都沒有開口說話。

一分一秒的流逝讓蘇凌難以呼吸，雖然知道他們正在幫安莫治療，她應該要鬆口氣，安靜等待才是，但卻控制不住自己的嗓子持續發出哽咽的聲音。

「他還沒死，別哭得像家裡死了人似的，放心吧。」

正替安莫專心治療的歐律墨突然說道，輕飄飄的嗓音和他說出來的話語完全不一樣，儘管字面上是吐槽，但他的聲音很輕柔，彷彿一股暖流劃過她心田。

「唔……」熬過痛苦的十分鐘，躺在地上的安莫發出微弱的呻吟，一瞬間變回靈獸的狀態，進入睡眠。